

<<诗画随笔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诗画随笔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5802412

10位ISBN编号：7545802411

出版时间：2010-06-01

出版时间：上海书店出版社

作者：谢阁兰

页数：203

译者：邵南//孙敏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诗画随笔>>

### 内容概要

维克多·谢阁兰，法国诗人、作家、学者，生于布列塔尼，早年学医并终生以此为业，但其志趣却在文艺和哲学方面。

他所处时代的欧洲文坛，象征主义之象牙塔令人窒息，于是谢阁兰利用自己海军医生的身份开始了寻找“异域”，拓建“自我帝国”的旅程。

本书是“谢阁兰文集”之《诗画随笔》，具体内容包括《两个兰波》《居斯塔夫·莫罗：俄耳甫斯教的大画师》《高更在他最后的布景里》《纪念高更》等。

## &lt;&lt;诗画随笔&gt;&gt;

## 作者简介

维克多·谢阁兰（Victor Segalen，1878~1919），法国诗人、作家、学者，生于布列塔尼，早年学医并终生以此为业，但其志趣却在文艺和哲学方面。

他所处时代的欧洲文坛，象征主义之象牙塔令人窒息，于是谢阁兰利用自己海军医生的身份开始了寻找“异域”，拓建“自我帝国”的旅程。

1903年，他去了塔希提，两年的岛居生活留下一部小说《远古人》。

随着旅程深入，最初的个人审美逐渐在谢阁兰笔下成为一种普世的人生美学，从而焕发出尼采式的拯救热情，这种激情背后是欧洲19世纪末的虚无厌世——“上帝死了”，之后，要么葬身于虚无，要么，与虚无搏斗……“异域情调”与“多异之美”正是谢阁兰赖以生存的信念。

1909年他来到中国，用生命的最后十年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，并完成了从“中华帝国”到“自我帝国”的意识转移。

这期间创作、构思的一系列作品和论著——《碑》、《画》、《勒内·莱斯》、《出征：真国之旅》、《异域情调论》等——奠定了谢阁兰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。

<<诗画随笔>>

书籍目录

编者导言兰波(邵南译)两个兰波附录莫罗(邵南译)居斯塔夫·莫罗：俄耳甫斯教的大画师高更(孙敏译)  
高更在他最后的布景里纪念高更《诺阿诺阿》序言

## &lt;&lt;诗画随笔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平心而论，莫罗的色彩是贫乏的。

下此断语需要一定的胆量。

无理的指责难以服人。

这确会显得无理，因为当我们看到一幅画，当我们踏进这个惊人的博物馆，但见四壁珠光灿然、晶莹澄澈，仿佛水晶琉璃、金银嵌饰交相辉映，令人惊呼，恍惚如醉，而这一切似乎都源于色彩的机巧与画面的魔力……然而我说的是事实。

且看这幅四平八稳、完整无憾、目的明确的画：《朱庇特与塞墨勒》——站在两米之外——刮杂的火焰，有些僵硬的彩色玻璃制品……近一些：一些笔触，一些切面，一些亮彩，一些反光：绿色、红色、红色、蓝色、一点紫色、绿色、又是红色——这些用来画布景，那些用来画衣裳……这一切均匀透亮，闪着柔滑的光泽……这一切是色染的威力吗？

不。

一些颜色，是的，数量很多，分量大致均等。

色彩？

不！

……为了不致为我们预见到的指责所中伤，为了避免仅就难以捉摸的感觉放出一堆空话，我们便须小心，不再就此多谈下去了。

然而，毋庸赘述，我们要说的是：看看特纳，看看德拉克洛瓦，看看我们中间的梵·高和高更，于是，不必多言，对于后几位，他们色染的表面，对于第一位，狂欢的细点组成的云霞、五光十色的天空以及璀璨的缤纷五彩，顷刻间就令我们那位德高望重的金匠的画黯然失色，光环褪尽，露出如水晶雕般冰冷的本相，沦为权贵堂上中规中矩的珠宝陈列，而那色彩——红宝石和祖母绿——乃是出奇地花哨而冷酷！

作为画家，他的色调是贫乏的，因为色调的威力绝非任何简单的拼凑所能实现……莫罗遵从教导，运用学院里学来的技能，他是好的素描家。

在我们看来，他很不幸地成了画家……或者，不玩文字游戏更好：莫罗不是画家。

是那个眼明心细的大师，惠斯曼，首先认定了他那些实用的表现手段中所有的繁复、杂糅、造作、天真和灵巧。

惠斯曼于1880年写道：因为事实上，严格说来，他的油画看起来不再属于绘画。

居斯塔夫·莫罗先生不仅极看重建筑术，而且他所用来重现他梦境的手段，似乎是从古老的德国雕刻术、陶瓷烧制法和珠宝工艺中借鉴来的；那里面什么都有，马赛克、乌银嵌饰、阿朗松的编织、古代的精工刺绣，且类似于老式弥撒经本插图的着色术以及古代东方的怪异水彩画。

这些线条因准确和精细而美妙：组成这只无可指摘的眼睛的十条线正揭发并控诉着。

这位画家究竟怎么回事，能既拼接又雕刻，既刺绣又着色，在服装上堆起宝石，予金银匠的摆设以蛮族的光泽——红宝石和祖母绿的搭配几乎使玻璃落泪！

锋芒毕露的钻石寒光逼人……珍珠，亦即英雄的肉体，有如柔和的乳白色花岗岩……哦！

色彩！

深邃的、放歌的粗犷色彩在哪里，令人窒息的、强烈的美，深沉而甘美的色团在哪里……，真正的画家的真正的材料，甘美、酥肥、在目光里融化，这本身就足以造成幻觉和一种如饮琼浆的至乐。

这里一切都散碎、斑驳、支离，一切都在叮叮当当，闪闪烁烁，碎石飞溅，冰冷，冰冷，暗淡的红宝石和死气沉沉的绿玉何济于事，冰冷如掩藏在玻璃饰物之下的肌肤本身，如那些同样苍白的面子上散人虚空的眼神；——何等呆滞的人间，何等凄冷的天地，充斥着五彩的霜雪……一些颜色，再说一遍，不是色彩。

不过，这使得我们去关心、探测、抚摸、嗅闻（因为他把什么都放了一点在这个……）这材料。

让我们既不要轻视言辞，也不要轻视考察。

一名艺术家，无论他是个如何纯粹的幻想家，尤其是，一名造型艺术大师，他看起来最轻的一跃，都必须克服这一沉重镣铐的拖累：材料。

## &lt;&lt;诗画随笔&gt;&gt;

当然，不受其奴役，这或许和职业有关。

这和力量也有关。

纵然他驯服它，他捏它，他狂怒地攥它或者他对它拳打脚踢，并无大用：他的艺术只能靠它而存在，否则就只剩一股精义挥发一空，熏香去尽，色泽无存。

固然，凭着惑人而无能的线条和阴影，画家重复着约定俗成的元素……但是他不可能摆脱它们。

如果他不能驯服它，那就轮到 he 被打倒了。

那么材料第一要求的是什么呢？

艺术上的一种具讽刺意味的道德品质，的确，那是真诚。

这就是说：大理石代替不了木头。

木头摹仿不了石头，方解石不该当作金属来用，金属同样不是石膏。

这是雕塑的道理。

倘要谈论油画，谈论平面装饰艺术，这一点可能就不那么明显了。

不过，人们不会搞混——这不可能搞混：油彩有它自己的特性，无法代替珐琅。

如果用珐琅模仿油彩，那会显得别扭，真的。

难以想象在彩色粉笔的色层上敷以水彩的淡薄，或者混合不同的表现方式；我们由此得到所有的生拼硬凑中最为古怪的一些表现方法，复写、镀青铜的锌版、铜照相版、复制品、“仿制品”以及全部恶果。

优雅的惠斯曼善于用一堆柔和的词去践踏它们。

这是暗礁。

若想绕开它，“材料”须得真诚地表达。

那么在我们沉浸其中的这画作里，它是否如此呢？

也许材料的使用是无可厚非的：以至于色层的缓慢敷设使其中的某几幅画作质地坚实，耐折叠，经得起卷而不留印迹……但问题不在这里。

既然是用了画刷将黏土掺水调配成黏稠的油彩，——一方紧绷的画布，表面呈均匀的粒状……能真切、确实地品味出这些来吗？

能辨出锋毫的行迹吗？

还有轻巧的墨点、厚重色块的凸起？

按照习俗和规范切削的石块、小心翼翼搁上的圆柱、矫饰的柱子和柱头、三角楣、鼓形柱身和柱顶盘的下楣，以及按常规精心刻画的熠熠生辉的细部：光可鉴人的护胫和头盔，不胜繁复的勾金描银的雕饰；这些郁郁葱葱、闪闪发光、叮当作响、不明不暗的装饰，一旦凑近了看，画家的惨淡经营真能令人恹然动容。

在这些中间的，便是人的塑像。

这一些是裸的、乳白色的、冰冷且被弄得了无血色，如此出神，如此专注，以致忘却了自己线条的贫弱和肌肤的乏味，几乎深入骨髓的乏味……而且，似乎这画家也曾凭借绘画天资的灵光一闪，而捕捉到了这种贫乏；似乎他也曾为之痛苦，于是精工细作的奇迹立即疯狂地繁殖起来，让他周围一片闪亮：阿拉克涅见她织的布匹能被撕碎，顿时绝望自缢；这片闪亮的丝网，正如她那脆薄的织物一般弱不禁风，颤颤巍巍，伸出缕缕纤痕，让人以为是透明材质中隐现的水印……这里，为了严守平衡，在词的世界里，对于居斯塔夫·莫罗的画作，似乎应当开个珠宝行，将珠宝名词一字排开：绿玉髓和金绿玉，绿辉石和红水晶，玉滴石和暗绿玛瑙，大块黄金和鸡冠石，缟玛瑙、雪花石膏和绝妙的蒂尔紫水晶，玉髓和猫眼石……但这一切不过是游戏，甚至是陷阱：它们把我们带回关于花哨的老话题：大块的黄金？

可怜的锡裹的玻璃块而已……鸡冠石？

廉价的锑而已。

但那些词音调铿锵，使你们的耳朵以为，这些华丽的服饰正反映出我们这位画家的富丽堂皇。

以及悖论的繁多。

以及廉价的泛滥：八面玲珑，五光十色，这不是力量。

金可以仿制。

## &lt;&lt;诗画随笔&gt;&gt;

钻石，既已造出，即将批量生产。

它还有什么了不起呢？

一种漂亮的工具，最“硬”的，以及一个从此仅是象征性的词。

可是错了：别再相信词的作用，不然就学会怀疑：“citadelle”因其铿锵和威慑力而令人恐慌。

可是，R.德·古尔蒙让我们注意到，“mortadelle”听起来更吓人，却是一种肉类食品。

不要相信彩色石头、闪光和火花的作用，这一切只是个陷阱。

不如去看看人像的另一种真正的衣裳：这种堆砌物——本身就是建筑起来的，以它的拱顶、丰碑的肌理、斑岩的外袍、花岗岩的斗篷、天空这顶斑驳的华盖，围绕着苍白而枯黄的人像。

首先得考察一下“风景的逼真性”，一种地质上的准确性：这里它不存在。

岩石如同摇摇欲坠的破败神庙，或者，在坚硬的地皮中央有一座圆润的天生桥，而它本来只有在潮汐的不断冲刷下才可能形成。

不可思议的自然堆砌物如绽放的花朵，奇迹般地进射开来，钟乳石泪珠飞溅，并立如雉堞形或披针形，相倚相支，有些几乎倒塌……树木相反，令人不安地抽枝发芽，将四射的枝条融入高耸的圆柱林，将树叶融入叶形花纹，将植株融入神殿和壁柱……而这一切都聚集在居斯塔夫·莫罗笔下的这种世界里，在这里，他执著于运用、思考并且凝固他那因沉思而苍白的幻象。

于是出现了一个掷地有声的问题，听起来非常学究气，非常泰纳。

这些建筑准确、真实到何种程度？

在这些作品中，它们之所以如此精致而令人眼花缭乱，它们之所以显得如此地丰盛，是因为它们是画家的堆砌，它们建立在宏博的学问之上……好吧！

它们是假的。

或者更应该说，它们的精确性是史诗的、常规的，一个“有文化”的人做到这一点易如反掌。

我想说的是，每一个人，通过我们的阅读，通过童年的幻觉，我们怀着小小的幸福感，打造着一个货真价实、光辉灿烂、海纳百川的希腊，从英雄时代到庇西特拉图，甚至到罗马人的征服。

于是，在这个框架以内的一切，就足以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沧桑感。

而一旦我们小心翼翼地将其具体化，一切都消散了，坍塌了。

好吧，我们只选取两种文明，希腊和印度，不过得取它们生命中的确切时间点，你们是否希望我们考察——用我们目前拥有的这么点知识——他充斥着古建筑的画作中，那建筑方式的真实性？

一切都是假的。

首先是希腊。

这位“思想家”所乐于表现的大多数英雄都既是先驱，又是神秘人物和象征……而且他们有那么点权利，生活在——如果不是极端传奇的那种——尽可能式样古老的建筑里。

俄耳甫斯、赫拉克勒斯、伊阿宋和美狄亚、赫西俄德、阿波罗，更不用说那些不死的神，他们在奥林匹斯山的住处不符合任何建筑式样，也不合那些渺小人类的比例——渺小的他们却发明了这些！

因此，需要设想，这地方应是尽可能地古老：可是不！

请看在一座带有三角楣、眉顶饰座和柱廊的正规坟墓边，俄耳甫斯正为俄瑞狄斯哭泣（参见图五）。

这些东西倘放在（一并考虑到其他限制条件）四世纪，将会非常妥帖。

请看尤利西斯打倒了谋图篡位者，而他身后的廊柱是一种实在过于复杂的混合式柱型，就我们所知，他们尚未应如此发达……由于，近二十年来，我们忽然需要打乱我们的旧有文献。

有那么一天，那些希腊人出现了，恰巧处于已然年富力强的巅峰期，大家便想象他们向来如此……然而一些文明崛起了，这些人受其影响颇深，但它们不同于这些人……并且相反地，它们和周边民族没有太大的关系……它们本身是强大的，独立的，具体的：首先是迈锡尼文明，还有米诺斯文明，更古老，更顽强，更难以想象：建筑式样、门拱窗拱、室内装潢、枝形烛台、五彩花窗……这曾经无法想象，而如今却重见天日了！

P79-89

<<诗画随笔>>

编辑推荐

谢阁兰是20世纪初重要的法国作家，一生中的重要时期都在中国度过。作为20世纪首批来华的法国作家之一，谢阁兰用清新的文笔写下了《兰波》《莫罗》《高更》等诗画随笔。让我们透过岁月的年轮，找到它们在20世纪里生长过的痕迹。



<<诗画随笔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